

爱 情 不 外 卖

睫毛慢慢合拢，像两扇浩淼的门

缓缓地合闭了

· 连 读 著



carry out love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N^⑥ carry out love 不外卖

连谏 著

爱情



不外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不外卖/连谏著.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 7

ISBN 7 - 5432 - 1039 - 8

I. 爱... II. 连...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4923 号

责任编辑 余佐赞
装帧设计 Carp 工作室
封面设计 张 璎
技术编辑 徐雅清

爱情不外卖
连谏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字数 195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20 000
ISBN 7 - 5432 - 1039 - 8/I · 174
定价: 17.00 元

▼ 目 录

爱是可怕的

003	爱杀
012	你听到房顶的脚步了吗
021	在劫难逃
030	请让我为你保守罪恶的秘密
039	爱是火焰上的舞蹈
048	爱上你不是我故意
057	谁动了木耳的小樱桃?

爱是痴狂的

069	爱是犯贱的理由
079	请告诉小玫瑰未来是什么
088	没人知道我爱你
096	爱情老家
106	花瓣闪过爱情的眼眸
114	暖秋
123	爱得早不如说得早
135	爱情是场狩猎运动

爱是痛疼的

147	谁偷看了我表演的爱情?
164	品过一盏残茶的疼
173	爱情睡着了

190	完美遁逃
199	旧街
210	爱情不外卖
219	蒙特利尔的春天

爱是一种态度

229	爱情味觉
238	旧爱
247	寒冷的痛疼
256	一个人的胜利
264	幸福地犯过贱
273	没有人是无辜的
283	欲望屏风
291	幸福是个谎言

自我折磨或折磨别人，两者缺一，恋爱就不存在。

——[法] 雷涅

爱是可怕的

No carry out



LOVE



宣子腾把安眠药堆在茶几上，顺着用手指划在茶几上若有若无的字迹，沿虚线一粒粒码，码成大大的两个字，从心底里生出来的：爱杀。

爱 杀

宣子腾轻声数着1、2、3……手指合在蓝烟背上，温柔巡回，她双目迷离，像薄雾朦胧里的一弦月阑，微微上翘的嘴角，挂着一抹静谧的笑，在他温情的指下，睫毛慢慢合拢，像两扇浩淼的门，缓缓地合闭了。

夜夜如此。

因为，蓝烟是失眠的，常吃安眠药让她的中枢神经产生了顽固的抗药性，从一粒到两粒地添加，她试图把剂量增加到三粒时，宣子腾抓住了她的手：蓝烟，再吃会毁了你的。

她把剂量定在了两粒，宣子腾不在的夜晚，吃三粒，像她所说，纯属心理安慰，即使吞下一瓶，假若没有他的手指在背上游动，依旧是张着眼睛把黑夜看成天明，天生的，她就是那种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的女子。

早晨，她开着一辆小巧的士头小卡车去郊区园艺场，把还沾着晨雾的花朵拉进市区内的花店，花店地脚不错，前邻沙滩，背靠八大关风景区，法国梧桐的繁盛枝叶蔽天遮日，是这座城市著

名的爱情天堂，所以，没道理生意不好。

估计她不太忙时，宣子腾会顺路去找她，常是见她歪歪躺在粉绿与白色相间的格子布沙滩椅上，修长的腿被海上阳光镀上一层浅浅的棕色，优雅地交叠在一起，双目专注，手指灵动翻飞，她总是这样，逮着点闲散的时间，一刻不停地发短信。

远远地，宣子腾喊她：拇指小姐。

她喜欢安徒生在童话中描述的那个小巧的拇指姑娘，也喜欢宣子腾这样叫她。

她抬眼看他，她每笑一次，宣子腾的心就晕一下子，晕电梯的那种感觉，周围的一切刹那恍惚，从云中坠落般的晕旋。

宣子腾很爱她，爱到不知道该怎么着好。

她爱的那个男子，在香港，掌握着一家投资公司的资金去向，这一点，蓝烟从没向宣子腾隐瞒过，他怨不得她，第一次带她回家，宣子腾还没有把她当成良家女子，看上去，她像是来自棕树林的热带女郎，热力张扬的媚惑，想必没男人抗拒得了。她颈后的拉链开到一半时，宣子腾忽然被推开了，她揪着大开的领口一本正经说：做爱和爱情不是一回事，你明白吗？

宣子腾在心里偷笑，正色说：当然，大家都是过来人。

她粲然一笑，手指松开。

早晨，宣子腾的床单皱得像被牛嚼过的手帕。

蓝烟在地毯上做瑜伽，绵软的肢体像初春的柳条随意盘旋，宣子腾看得目瞪口呆。

后来，她席地坐了，抱着一盒光明牛奶，边吸边坏坏地瞅着宣子腾，有些狡猾的叵测，浅浅的汗水顺着宣子腾的脊背滑下

来，她会不会向自己提什么条件呢？有点对峙的味道，一直持续到牛奶盒子里发出哧哧的声音，她撇了空盒子：我男朋友跟别的女人上床了。

宣子腾说哦，他要跟你分手？

不，他爱我，只是他在香港，身体有些寂寞。

你要离开他？

不，我爱他，身体也寂寞，我总不能心里装着一个人，青春的身体却荒芜了。

二

宣子腾问过一次：我们的事如果他知道了，会怎样？

蓝烟瞥瞥他：他会假装不知道。

两人若有所思，良久不语。空气渐渐沉闷，蓝烟掏出手机，滴滴按键，发短信，她总有发不完的短信，有时，宣子腾凑过去，看文字从她的指下逐个跳跃到显示屏上，很是缠绵的情话，拇指做结束性的一按，就飞到香港去了。然后，她别过脸，冲他露出熠熠生辉的贝壳般的小牙齿。

宣子腾的心就疯了，幸好有衣服和皮肤隔着，她看不见。

她睡着之后，宣子腾咬着唇齿伏到她脸上，雾里看花般的，猜不出这个妖媚女子的心思，躺在一个男人的床上，肆无忌惮地给另一个男人发短信，在欲望和爱情之间，她是如此自如地抽身游离，真的令人匪夷所思。

她喜欢裸睡，翻身时，胸部的曲线像曼妙的流水，小巧的乳房下方，心脏平稳而规律地搏动，忍不住地，宣子腾的手指合在离它咫尺地方，食指做一个虚拟的挖掘动作，总有要把它挖出来

的欲望，看看它的构造是不是和别人的不一样，是不是比别人多长了几个心室。

也是在那时，宣子腾知道，专注的目光是会唤醒人的睡眠的，在他的凝视里，蓝烟常是倏然掀起睫毛，唇齿清晰问：干嘛呀？

宣子腾感觉心被嗖地一下惊飞了，手快快合下去，调侃说：看看你是不是九尾狐狸变的。

蓝烟便勾了他的脖子：每个女人心里都住着一只九尾小狐狸呢，看见喜欢的男人，它就跑出来了。

看见我，你的九尾小狐狸有没有跑出来呢？这句话一直蠢蠢欲动在宣子腾心里，每一次，都被她无谓的慵懒神色挡回去，没问出口过，自己这样混迹在写字楼、看老板脸色度日的城市小民，与那个在香港掌握着大笔资金去向的男人相比，有什么资格呢？

连她的家坐落在哪条路上，宣子腾都不曾得知过，总是她来，而不是宣子腾去。

三

宣子腾知道，自己爱上这个充满媚惑的妖媚女子了。

她发短信时，宣子腾恨不能夺过来，恨不能手机立马坏掉，一次，他故意把她专门用来联络爱情的手机碰到大理石地面上，一声清脆的响声后，她腾地瞪着宣子腾，眼神冰冷：故意的？

宣子腾讷讷：哪能？不小心呢。

她转而笑：最好不是故意，你知道的，我不想被除他之外的

男人爱上。

宣子腾笑得爽朗：吓我不是，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敢爱上一只妖精。

蓝烟不依不饶追着打，宣子腾乖乖举手投降，抱起她调笑着滚到床上，心，却塞着满当当的怯怯灰暗。

每隔一段时间，蓝烟会失踪几天，连招呼也不打，宣子腾有些恨恨，转而一想，这也是蓝烟的聪明之处，用这种方式暗示他，她和他之间本就没有丁点责任存在，去哪里做什么，自然不需要跟他打招呼。明明知道手机关着，宣子腾还是没命地打，反正她不会知道自己打过，哪怕听听那句千篇一律的关机提示，也会让空落的心塌实许多。

几天后，蓝烟会没事人样出现在他面前，身上的衣服和一些零七碎八的东西，明确表明了她去了香港，问和说都没必要。

除了初次相见时，蓝烟再没提过那个男人，好多时候，宣子腾感觉那个远在香港的男人是虚幻的，像是不曾存在过，只每每在蓝烟失踪归来后，才会嗅到些许他的气息。

每每此时，宣子腾便感觉，自己的内心，长满了锋利的刀子，带着唇齿俱寒的冰冷。

四

春又来了，花又开了，当夏季在树叶上跳舞时，因为失眠越来越厉害，蓝烟习惯了塞在包里的安眠药，塞进了宣子腾的床头柜抽屉里，她几乎不回家住了，这和爱情没关系，只因贪恋着宣子腾温情的手指滑过脊背以及摇篮曲般的数字歌谣，可以让她进入婴儿般的安宁梦乡。



蓝烟搬进来，宣子腾并没表现出欢天喜地，倒很是平淡，甚至玩笑的时候，赶她走，让她快快滚到香港男友怀里去，甭住在这里妨碍他结交新女友。

蓝烟顺手拿起些绵软的东西扔他，并不恼，边扔边说：等你找了新女友，我立马把这床的另一边让给她，她还没出现前，闲着也是浪费，倒不如暂借给我睡。

宣子腾抓起她，高高举起，轻轻扔落到床上，看她媚笑得像修炼多年的狐狸，总想着在不知道的某一天，这只柔软的狐狸就要落进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从此与自己了无干系，心就难受得如有千爪在挠、万刀攒心。

她熟睡的时候，宣子腾会滋生出许多魔幻念头，比如把她变成自己口袋里的火机、指上的一枚戒指，甚至是胸口的一块肌肤，被自己严严地藏在身上，这一辈子都跑不掉。

却毕竟只是魔幻，离开床她就不属于自己了，甚至在床上，她属于自己的，也是一个身体，蓝烟曾爱过谁，宣子腾不在乎，在乎的是她的未来，属于自己。

蓝烟之于宣子腾，就像不经意间捡到了一件爱不释手的精美器皿，玩赏过后，让之物归原主，他是多么地不甘心。

这才叫做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疼，响彻肺腑。

五

锁在写字桌抽屉里的安眠药越来越多，一粒粒，滚圆整齐，像蓝烟贝壳般的牙齿，是从床头柜抽屉里换出来的，她吃的，不过是宣子腾偷换的维生素片，她的中枢神经并没有对安眠药产生抗药性，每次偷偷把她瓶中安眠药倒出来再装进维生素时，宣

子腾都会喃喃自语：安眠药吃多会中毒的。

蓝烟依旧频繁发短信，依旧隔段时间失踪到香港，她不在的夜晚，宣子腾把安眠药堆在茶几上，顺着用手指划在茶几上若有若无的字迹，沿虚线一粒粒码，码成大大的两个字，从心底里生出来的：爱杀。

还差好多笔画没有药填充，宣子腾算了一下，大约四百粒，就可以填满这两个字的所有笔画。

还差 100 粒。

用不了几个月的时间，蓝烟就再也不能跑到那个男人怀抱里去了。

设计的情节，在暗夜中一遍遍滚过宣子腾心头的过程中，日益臻于完美，大约晚上十一点左右，蓝烟会准时吃药，等宣子腾哼着数字歌谣手指滑过脊背，当安眠药可以填满所有的笔画那个夜晚，宣子腾应该在黄岛区的一家酒吧中买醉，当时钟迈过十一点一刻的门槛，他会打电话告诉蓝烟自己烂醉如泥，那时她会开着的士头小卡车穿越青黄高速公路来接他的，然后，在车奔如飞的漆黑高速公路上，将会有倦意，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淹没了她清醒的意识……

开夜车兜风的习惯，在设计情节的最初，宣子腾就已给蓝烟培养出来了，在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的夜晚，宣子腾表示不相信她已经对安眠药产生了抗药性，于是，蓝烟表演午夜飞车证明给他看，后来，午夜飞车成了他们黑夜的娱乐项目之一。

当然，未来的那个晚上，蓝烟将吃掉真正的安眠药而不是维生素。

六

赶赴现场的表情举止，不需要设计，是痛碎了心的不欲生，宣子腾的心，也会真的真的如此。

伴随着那个日子，冬天到来了。

宣子腾给蓝烟打电话时，看了一眼夜黑风高的天空，冷风携裹着寒气穿透了身体。

蓝烟，我在黄岛，喝高了，末班轮渡没了，能不能麻烦你来接我？他们之间，需要谁帮谁时，向来客气。

呜呜……我马上就去，呜呜……心情糟透了，正好我们一起兜风。蓝烟的哭并没多大悲伤，如同在商店购物被售货员的鄙薄伤掉了自尊的孩子。

相识也算两年，只见过她没心没肺的笑遮掩内心倔强的主张，却从没听见过她哭，忍不住追问了一句：怎么了？

呜呜……他不要我了。

哗啦一下，宣子腾听见了乌云散开的声音，响在自己心上，忙忙说：蓝烟你不要来不要来。

电话已经扣掉了，再打，蓝烟不肯接了，宣子腾手脚冰寒到瘫软，远在香港的爱情是蓝烟飞走的翅膀，终于看见翅膀掉落时，却将要毁在自己手上……

幸好，蓝烟顺利到达，尖利的刹车声响在暗夜中时，宣子腾一跃而起，从车子中拖出蓝烟，狠命攥进怀里，恨不能镶嵌进身体里。

后来，宣子腾问起蓝烟那晚有没有吃安眠药时，蓝烟圆瞪美目：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失恋的女子急于睡觉？

宣子腾长长地吁了口气，以后的情节，他已设计好了，捧出锁在抽屉里的安眠药，对她说：拇指小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如果蓝烟问：什么呀？

他会说：安眠药啊，我用维生素把它们偷换下来了。

如果蓝烟还问：为什么呀？

他这样回答：因为爱你，我当然不能允许安眠药损害你亲爱的身体啦。

.....



午夜时分，只有良心有愧的人，才能听到鬼魂的脚步在房顶哒哒走过……

得到的爱比付出的爱多，未必是幸福，如果那份爱不是自己想要的。

你听到房顶的脚步了吗

一、丢失的戒指

江村到郊区接我回家，我每个月都要回去陪母亲住几天，尽管我不喜欢她到了讨厌，江村总是劝慰说：再不好，她也是妈妈，何况她已经老了，最怕寂寞。江村是个不错的男人，宽厚善良到没有性格，换个角度讲，这种男人会给女人安全感，缺少莫测的激情又令人兴趣索然。

还没进市区，江村腾出一只手，在我左手掌上抚摩了片刻，车子一头扎向道边，把我的手放在掌上：你的戒指呢？

我看着光秃秃的无名指，喃喃说：是啊，戒指呢？

是不是落在你妈妈家了？我们回去找找吧。

落在她家跟被偷或丢了没什么不同，算了吧。

没人比我更了解母亲，她唯一干过的正事是年轻时一不小心造就了我的生命，她的热情都给了男人，任由我像荒原上的野草一样散漫成长，情欲和烟酒让衰老过早光临她，只有我打开钱包时，她眼里才会露出专注而狡黠的光芒，钱和男人是她追求了